

文艺随笔

平生为幽兴

■ 向以鲜

杜甫打从天宝五载(746年)从山东鲁郡(今山东省曲阜市)西归长安后，“旅食京华”了差不多整整十年，一直待到天宝十四载(755年)。这十年的长安生活，大体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天宝五载到天宝九载为前期，天宝十载到天宝十四载为后期，天宝十载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杜甫在长安的前期生活相对要安逸一些，一来父亲可能还留下些现金可供使用，二来还没有当上人父，三来时代也比后期更好。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各自不同，但总是逃不出时代的驱使和左右，这一点在杜甫身上尤其显著。杜甫是那个时代的大诗人，那个时代的获益者，更是那个时代的受难者。

韦坚所开通广运潭的漕渠，给沿途带来巨大的繁荣机会，并形成很多新的风景，丈八沟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广运潭上曾有水上博览会的盛况，丈八沟一度已经成为长安富商大贾争相游冶的避暑之地，沿岸遍布秦楼楚馆。之所以叫作丈八沟，据《旧唐书》载，是由于其沟渠“阔八尺深一丈”，故有此名。杜甫来到丈八沟，而且是和几个贵公子一起来的。杜甫在诗中说自己只是一个陪客，其实，他本身就带有一些贵公子的习气，不然不会动不动就漫游十年了。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其一：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其二：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这两首的准确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从诗中表现出来的轻快惬意来看，作于西归长安之后的第二、三年的夏天可能性更大。第一首诗写的是杜甫和贵公子一起，来到丈八沟已是落日当头，黄昏的丈八沟更加宜人。放船下水，轻风生浪，竹影浓布，仿佛是在挽留过往的客人多待一会儿。荷叶盛开，又像是在用无数的手掌召唤凉意。贵公子调和着冰雪之水，俏佳人正在清洗着雪白的莲藕。抬头望去，一片硕大的乌云向头顶飘来，云中的雨滴如同饱蘸的墨汁，催促着心中的诗句夺腔而出。

天宝元年(742年)，三十岁的杜甫在洛阳结了婚。天宝十载(751年)前后，杜甫在长安城南定居下来，妻子也接了过来，很可能就在这一年之前，杜甫的家迎来了第一个小生命，长子杜宗文降生了。为什么一直等到结婚八九年过后才有第一个孩子？这在古代有些难以理解。洪业提出假设：杜甫是一个晚婚者，天宝十一载(752年)献三礼赋后才结婚。这个甚为大胆的推断，今天看来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现在已无法得知杜甫安家的详细地点，有人说在杜陵或少陵，有人说在下杜。冯至为杜甫的家址划定了一个大体的范围：在曲江以南、少陵以北、下杜城以东，杜陵以西。长安城的格局规矩得像一个巨型的棋盘，以至于有人解释《秋兴八首》中那句“闻道长安似弈棋”时认为，杜甫写的就是长安的建筑格局。

杜甫在长安“旅食”的十年中，越是到后来生活越艰辛。即使如此，这样的同城漫游依然没有停止下来。

《乐游园歌》：乐游古园萃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

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闕庭晴开映荡荡……《乐游园歌》作于天宝十载(751年)中和节(正月最后一天)。诗题下自注：晦日贺兰杨长史筵醉中作。长安城南的乐游园(又叫乐游苑或乐游原)开创于汉代，毗邻曲江。到了唐代，因太平公主(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小女儿)置亭而广为人知，成为长安显贵和诗人佳丽们必达之地。尤其是每年上巳节(三月初三)和重阳节(九月初九)，乐游园上游人如织，翠幕如云，真是风华绝代。那时的长安，无论是城里还是城郊，确实是世界上最具有魅力的地方，欧洲的罗马也难以望其项背。值得注意的是，在尽情歌唱了乐游园的欢乐之后，在尽情展现了乐游园的风色之后，杜甫回到了自身回到了眼下，也可以说回到了内心的真实。

何将军山林是杜甫和郑虔都爱去的一个地方，离丈八沟也不远。在何将军山林中，杜甫玩儿得很尽兴，有时醉得像个孩子一样。杜甫太喜欢这片山水了，要是哪天他也能拥有这样一片天地，那是多么幸福的事：“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

和郑虔(唐代文学家与书法家)一起游何将军山林，两人相互激赏，杜甫焕发了一个大诗人必备的才能：细腻、敏锐和准确的感知能力。我注意到，杜甫两游何将军山林，两次提及“幽兴”一词：“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向来幽兴极，步履过东篱”。杜甫在别的地方又把“幽兴”称为“逸兴”或“野兴”，一种寂静或寂寞之中的雅兴，一种亲近大自然时所激发出来的愉悦之心与眼。在《重游何氏五首》第二首中有这样两句：“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这就是典型的“幽兴”，只有一个极具观察力的诗人，才能发现其中所蕴藏的生命之美。

诗作写于天宝十二载(753年)春天，虽系杜甫居长安的后期之作，却写得清新飘逸之极。这样的心情与景致，实在很难和杜甫所说的“朝扣”“暮随”联系在一起。落日黄昏中坐在何将军山林的平台上饮茶，春风骀荡，襟袖灌满春色，随意在石栏杆上写几笔，或摘片桐叶题几行诗句，世事尽管无法把握，生活仍然有它遮不住的美。只有无比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诗句。清人蒋弱六曾评杜甫：“此老痴情狂兴，真绝世风流”。

岁月山河

山水画廊

■ 李林青

十里画廊——这是昌江霸王岭下村边上一条悠长的峡谷，大地的裂缝，盛满一湾昌化江之水，承载不尽的猿声，和十里如烟如霞的木棉花开。为了便于游山逛水，秘境俨然被打造成入境，群山也应邀进入梦乡。游船，载着春天奔放的情怀，载着馥郁的花香，和阵阵涌动的碧水，以及隐隐的山鸟啼鸣。浪花溅起，日影晃动，车马舟楫一时也都沦为行走的风景。再过数月，节令变换，草木随之也会凋谢，或变成散落的流霞。人们白天攀爬霸王岭探寻奇，黑夜则仰望星月，倾听黎族人驱除山魅的牛角发出沉闷的响声，把大山从沉睡中惊醒。人们一心一意投入深山幽谷的怀抱，关于星光和月色的体验，永远停留在船型屋的原始记忆之中。

横亘在天地间的霸王岭，它的身世好像被密封了似的。山脚下的人们已经习惯于随性生活，安然闲适，烟雨中的来去，喻示着黎族人匆匆的聚和散。他们没有传承的谱系，没有文字，难以追本溯源。带着语焉不详的身世之谜，他们简朴地经营着霸王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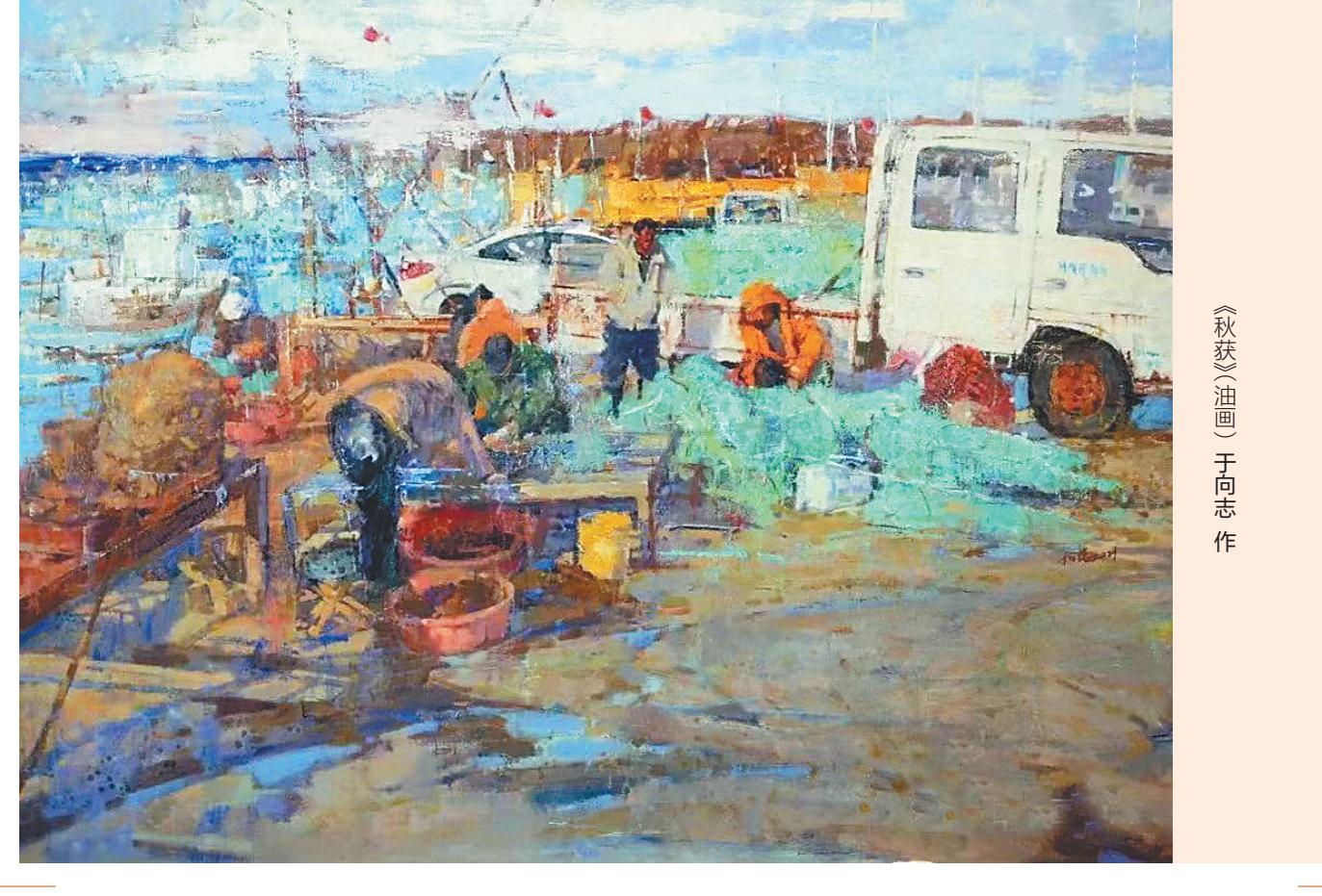
日日夜夜，等待他们的也许是半山腰那棵横亘两千多年的陆均松，进入某年某月生命的禅修或飞升。抚摸一棵矗立在历史风烟之中的古树，对于一个偶然误入黎山深处的旅人来说，旷世的沦落，惶然的回望，不知不觉地往返徘徊于草木之间。一叶扁舟，一盏山栏酒，满天星宿，堪可呓语，并放下心灵的疲累。

来到霸王岭的人，都是喜欢独处的人。苍茫山水的沉寂，像凛冽的山风刹那间沁透人的一生。那些用茅草编造的船型屋，承受的闪电和风雨以及生命的低吟，随时都可以谛听，也可以轻松打捞。山顶的月光和山脚的炊烟，是辋川的精神居所，也是落入仙籍的阆苑古观，总是令人遐思，一时难以回过神来。

深入霸王岭的山路，早已铺上水泥和柏油，但是在很久以前，出入此地只有一条弯弯曲曲蛇行的小路。山上蛇蝎蚂蟥众多，至今犹给人“一人入山难得返”的震撼。在相距不远的地方，时间的箭簇依然留下痕迹，王下的喀斯特地貌在万山耸峙中岿然展呈，这些屹立千

万年的大自然甲胄，雄视着幽谷林樾。高耸的山体，阻挡九天倾泻而下的日光，白云低垂，田间禾垄青青，流水无声，展现出一种神秘莫测的纵深感。一尘不染的叶片上，记录着山中岁月的平淡和瑰奇。一条狭窄的山路，总是难以回旋，只有带着十足的诚意才能抵达并侥幸顺利往返。英气逼人的黎王奥雅住在皇帝洞里，也不知不觉被岁月的山风所掳。山门的石阵雄浑威严，然而也会败于无敌的时间洪流。霸王岭的神秘在于丹霞山上的石像和皇帝洞的摩崖石刻，那上面有刀耕火种，有黎族人生不息的生命史诗画卷。在黎山隘口，经常看到原始的牛头图腾，有烽燧燧火，有骨殖刀斧之遗存，有苍凉如斯的年复一年的可怕的沉积。

昌化江流至尼下的这一段，就像一首歌中最舒缓的部分，它在酝酿进人大海之前的梦幻和不舍。黎族人寻寻觅觅走到这里，理想在死去中复活，面对星辰如海，他们把燃烧的火把扔进水里，从此认定这片水域，在此休养生息，守护本族的最高秘密，在最危险的时刻，吹响霜天号角，然后钻出密林迎战，用弓弩毒箭，用闪着白光的刀刃，用陷阱捍卫自己的领地。黎族人潜行在群山之中，水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后的衣食。他们披着蓑衣从山下到江河，去捕获制作鱼茶的原料，去搅动星光倾泻的梦境。黎族人的内心长久游弋于烟雨山岚之中，与城里人的俗世生活存着些许距离。但无论是对人对事，他们都十分纯粹，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皆一视同仁地举起酒杯，从白昼喝到天色骤暗，到月色如水，到大山忍不住打起瞌睡。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皆沉浸在昌化江弥漫的水汽里。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如魅的山影中孤独地歌唱和游荡，他们曾经失散于水，最终跋涉过水并再度相逢。十里画廊把山水烟岚以及草木和禽鸟汇集起来，然后抒情地告诉世人：木棉花开，爱情来了……曾经的烟雨，漫过江南，消散于江北，自然烂漫胜过万千彩笔。这里仅是属于昌江的慢生活，山和水的绝唱，秋天里也能深沉地感受春天和木棉的情意，以及平淡的生活中还洋溢着如此美好的回忆。



《秋获》(油画)于向志作

名家剪影

海天片羽

坚如磐石的友谊

■ 姚秦川

近日，读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懂陈寅恪》一书，心里颇多感慨。

陈寅恪先生一生为人谦虚，待人真诚，热衷交友。在他的众多朋友中，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的地位比较特殊，两人曾有过一段“同吃同住”的日子。在陈寅恪患眼疾期间，邓广铭更称得上是他的“左右手”，给了陈寅恪无微不至的照顾。

1939年8月，因工作需求，加上怀着对陈寅恪先生的敬仰，邓广铭辗转上海、香港、河内等地来到昆明，最后前往北大文研所给陈寅恪做起了助教。之前，陈寅恪曾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作过序。很少夸赞他人的陈寅恪在序言中不吝溢美之词：“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人，可以无疑也。”能得到前辈陈寅恪如此高的评价，于邓广铭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也正因此，在陈寅恪患上严重眼疾，需要他人照顾之时，邓广铭毅然放下手头的工作，前往昆明，肩负起照顾陈寅恪的重担。

当时，邓广铭跟陈寅恪住楼上楼下，吃饭则在一张桌上。到了陈寅恪的上课时间，邓广铭就陪着他一起去，相当于一个不在编的助教。陈寅恪上课用的书都是用一个包袱皮儿裹着，邓广铭一路帮他拿着包袱，搀扶着他去上课。后来，到了四川李庄，陈寅恪住在邓广铭楼下，陈寅恪一旦有事，就用脚步地板，邓广铭听到后，第一时间跑上楼去。

很多时候，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他先是说自己身体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然后不停地责怪自己还要拖累邓广铭，请求邓的原谅。最后，陈寅恪又心不甘地说：“我要是不写完这两稿，我就死不瞑目！”这两稿，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本篇幅不大的书，后来却成为中国中古史划时代的巨著，影响极其深远。当然，这一切也要感谢邓广铭当时无微不至的“后勤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邓广铭与陈寅恪一起住的时候，还被陈寅恪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每天大家在一起吃饭时，邓广铭要把他与陈寅恪在饭桌上说的话记录下来。邓广铭曾说：“陈先生说起话来，别人是插不上嘴的，往往一顿饭都是听他在讲。其中当然许多话是在谈学问，所以做这件事情时，我从来不感到厌烦，反倒乐此不疲，因为从中可以学到不少知识。”

陈寅恪与邓广铭两位先生的友谊，看似平淡，一生坚如磐石。

当AI写诗

■ 丁锐

不久前笔者有一组科幻诗歌获奖，有幸应邀出席重庆明月湖诗歌节暨第八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本次诗歌节主题是“科技未来，明月初照”，“人工智能与新诗”话题引起广泛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在诗歌节的一个分论坛上，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学者在PPT上展示了两首新诗，试着让大家猜一猜哪一首是AI创作的。就在大家莫衷一是时，学者公布了答案：其实两首诗都是AI的作品，会场内立刻响起一片惊讶声和笑声，大家不由得又重新探究起这两首诗。以笔者的眼光来看，这两首诗无论从语言技巧、意境营造还是象征寓意来看，均已接近甚或超越人类诗作的平均水准。当来自象牙塔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对AI写诗与人类写诗的界限都难以把握时，是否意味着，近些年来自人工智能创作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为文坛带来了空前的危机感，也引发了诸多以人工智能创作合法性为中心的论战。

在本次论坛上就有学者提出，从文学创作的理论层面来说，人工智能写作缺乏人类所特有语言逻辑思维和情感投射功能，其作品的拼贴性、杂糅性、模仿性较强，而逻辑性、情感性、空间层次感大多较差。人工智能写作是人类创作者缺乏创新、缺乏敬畏、创作手段单一的现实映射。一位著名诗人也认为，人类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独特情感体验以及创作完成时那种巨大的愉悦感和幸福感、获得感，AI诗人是无法拥有的，正如大多数人不会让AI代替自己恋爱一样，真正的诗人也绝不会

让AI代替自己写作。以笔者感知来说，目前的AI写诗，其实是在海量存储的基础上，对人类诗人创作的一种高度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轻而易举做到“博采众家之长”，但正因如此AI创作也天然缺失了个性色彩。正如本次论坛的大会主席、著名诗评家吕进先生所言：人工智能有聪明的芯，但有芯而无心；人工智能的诗是冰冷的，而诗人的诗却有诗人的体温；人工智能善于“集百家之长”，却没有自己的独特相貌，辨识度不高，而经典诗人都有个人风格。

但是，随着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突破以上瓶颈问题已并非科技难题。当高级芯片植入人类大脑，或者当人类思维导入AI机器，你还能说这样的“AI”创作的诗歌没有情感温度、没有辨识度吗？一位来自北京的著名诗人就认为，未来伟大的诗歌作品极大可能会出自这种“人机合一”的诗人。未来诗人可能不会让AI代替自己“谈恋爱”，但可能会很乐意和AI“谈恋爱”。

正因于此，人类创作者对于AI创作的突飞猛进不必盲目惊慌，而应该充分利用其技术力量，促成人类创作的优势巩固和有效转轨。人类诗人、作家在AI面前保持最后尊严的唯一方式，就是让AI成为我们创作的“全能助手”，绝不能把创作的权利完全让渡给AI模型，从而沦为AI的“奴隶”。换句话说，人类创作者需借助AI全面提升创作效率，以人类温暖而丰富的“感性之心”指引AI冰冷而强大的“理智之芯”进行创作，让作品能准确呈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的“人机合体”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诗路花语

海口钟楼

■ 陈波来

经过钟楼，我愿意去到河对岸，隔着流水从更远的距离看到它，似乎只有这样才配洞悉它的年久与孤高如果碰巧听到报时的钟声，明知荡漾的，已非百年前的柳林我其实愿意，看到自己卸下一身颤栗的涟漪。有时在钟楼，我突然有一条鱼的快乐一条不知白发与皱纹的鱼才配欣然看到这钟楼听到这绵延不绝的钟声

逢春

■ 尹文阁

一轮朝阳挂枝丫上完好无损，分泌着黄金

一缕风再一次唤醒了它体内的菩萨

醒着的翅膀摇颤花瓣上的雪枯木逢春它试图点着一盏灯爆出零星的虫鸣野鸭的鸣叫在湖中深浅不一旷野上，有些翅膀飞得破败不堪慌于返回巢中挂起一枚月亮

我停留的地方(外一首)

■ 陈才锋

我停留的地方，青山叠翠镶嵌于清波荡漾的湖汀碧蓝的天空下，云朵俯首临水而居，能听到麦粒语声炊烟，和大地轻轻合掌赞许翠竹对居所的掩映不远处，油菜花酣畅命笔涂抹十足的田园韵味一声清脆的鸟鸣唤醒含笑长寐的陶渊明

◎老街

你俯视在河岸，从远古走来两岸的高楼与别墅，层层地压低寂寥挨挤着苔青，蝉声沙哑薄月轻掩着你的不语，缥渺间羞红城市的半边脸，一艘时光之船细碎地叠隐那年的月光，一弯深锁古镇的木鱼敲响沉睡的神木朦胧的清香，缓慢地辽阔了千里

山村雪景

■ 李福辉

雪花，晶莹，亮在皮肤上蒙童声，鲜嫩如初阳山影折叠似人影犬吠几点，让冷寂的皮肤有了动感和暖意山雀的造型有点美感多像宋词中迢迢的孤线牵出的炊烟，让旷野更空旷是谁，在雪夜，踩着新鲜雪痕匆匆赶路

小雪时节

■ 曾庆忠

荷是夏的仙子，落叶是秋的琴键小雪则是点缀在冬日的遐想如一首零落在枝头的诗句在固执的十一月装饰冬天的门楣银杏叶交出金色的纹理忍冬倔强地与北风握手言和不懂忧伤的麻雀们在田野里的稻草堆上为一粒稻谷而雀跃此刻，我想穿越雪的屏障走进故乡的门槛，只为轻轻地拭去母亲头上泛白的雪花

鄭
小
雪
時
節
投稿邮箱
hnrbzb@163.com